



美嶺南之西樵也

後世之西樵也當湛子講席于

中大科之名幾與岳麓白鹿鼎峙故西樵

之山湛甘泉先生文集（四）為代主

佈于珠三角各地是這一（明）湛若水 著 現社合

廣東省出版集團公司
廣東人民出版社



西樵歷史文化文獻叢書

湛甘泉先生文集（四）

（明）湛若水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澹甘泉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講章

經筵講章

可愛非若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哉

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四窮天祿

永終

嘉靖一年四月初四日進講

這是虞書大禹謨帝舜將傳位於禹先告他的言語民是天下百姓元后是大君戴是奉戴的意思欽卽是敬慎字解做謹字可願凡可願欲的皆是善事上文旣告他存心出治之本聽言處事之要至此又告他說百姓

在下自生自養未必知人君是可愛然可愛的豈不是
君人君在上自尊自貴未必知那民是可畏的然可畏
的豈不是民益百姓每全仰賴人君去管治他纔得相
安相養若非人君則強的便凌那弱的衆的便暴那寡
的都不得安生了這便是衆非元后何戴以此看來君
豈非可愛至於人君全倚靠那百姓去護衛他纔得安
富尊榮若非百姓則城池誰與他守社稷誰與他保都
不能安享了這便是后非衆罔與守邦以此看來民豈
非可畏夫君民相須如此豈可忽畧故又曰欽哉言不
可不敬也蓋人君所居的位乃是天位這個天位

不常當敬謹保守他不可一念不謹不可一事不謹蓋
人君的心卽人民的心人民的心卽上天之心所賴以
合天人通上下只在這一心之敬如人君度量心上過
得的百姓的心也便喜歡凡人心所願欲的勾當這便
是善這箇善端要在敬以修之存於心發於政都是這
箇善念擴充的出來事事停當便事事合人心夫心有
或一些不善則生於心害於政便殃及於下四海的百
姓至於困窮過活不得寒的不得衣饑的不得食饑寒
切身體義不顧民心離天心去人君所享的天祿一絕
不可復續了這是何故民心一散不可復合天心一去

不可復留到這時節君不見其可愛而民愈見其可畏也臣惟人君以九重之尊臨兆民之卑鮮不輕視其民以爲不足恤者然嘗觀之天人之際甚可懼也得乎民之心則得天之心而天位安失乎民之心則失天之心而天位危蓋天民一理上下無間其得失存亡之機繫乎人君一心之敬否故敬者乃聖學之要而致治保邦之本也爲人君者可不加之意哉仰惟 皇上起自藩邸誕膺曆數亦如舜傳位于禹者念天下財盡民窮降寬貸之詔亦由一念可願之端所發也尤願聖敬益加推此善端達於政事每興一念發一令必使吾心民心

皆可願欲而從行則民心得而天位永無疆之休與舜
禹匹矣臣不勝至願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

下敬哉有土

二年九月
十二日

這是虞書皋陶謨篇史臣記皋陶告帝舜的言語明是
顯明那有善的人畏是刑威那爲惡的人威字與畏字
同上卽是天下卽是民敬是心無所慢有土謂有民社
者指入君說皋陶陳安民之謨於帝舜上文旣言典禮
命討出於天此又申言民卽是天之所在以勉其不可
不敬說道天理顯然若有聞見天之聰明何曾有個耳

目蓋百姓每耳目卽是天之耳目而視聽無不聰明其
五典五禮良知良能皆出於天這便是天之聰明寓於
民所以說天聰明自我民聰明福善禍淫斷不僭差天
之明畏何曾有個好惡蓋百姓每好惡卽是天的好惡
而秉彝自有良心其五服五刑公是公非皆由於天這
便是天之明畏寓於民所以說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夫
天至高在上民至卑在下上下都似不相關一般但天
人同是一氣人是天地之精天無心人民之心便是上
大之心民心之所在卽是天理之所在此氣此理通達
無間有民社爲人君的可不知所以敬其民以敬天哉

必要兢兢業業常存敬畏凡在典禮寅恭和衷不敢荒
淫怠忽凡在刑賞懋勉政事不敢肆意好惡其敬如此
則民安而天心在是矣是君心之敬合天民而一之者
也臯陶陳安民之謨而歸於敬之一字可謂至切要矣
臣嘗考之有虞之時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可謂敬天聰
明之至矣咨大臣誅四凶可謂敬天明威之至矣然臯
陶陳謨於帝舜之前猶若是其諄切如嚴師友在一堂
之上者何耶蓋帝舜不知己之已聖而忘樂善之誠故
臯陶不以舜之至聖而忘敬謹之規此有虞之治所以
後世莫及也伏望 皇上志帝舜之治體臯陶之言如

帝舜容納禹臯陶之言者其敬民之心如敬天在宮在
廷念念不忘若天監臨視聽言動一循乎天理好惡刑
賞不拂乎民心則聖敬日躋治效馴致而天變可消矣
伏惟聖明留意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則知小人之依

這是書無逸篇中周公告成王的言語這二節是一篇
之大指所其無逸又是知稼穡之本故欲知稼穡艱難
知小人之依者由於平素有所其無逸之學乃能久而
不變也嗚呼是嘆辭君子謂人君所者居止之名古人

居室亦有謂之所者今官制與民間亦皆有此稱言常
常居處於此也人之動靜食息起居語默莫不在是故
謂之所與召誥王敬作所之所同卽所謂居敬是也逸
者懈惰荒寧之謂無逸則無懈惰荒寧而敬心存矣敬
者聖學之要而帝王相傳之心法也堯之欽明舜之兢
兢業業禹之祇德湯之聖敬日濟文王之敬止武王之
不泄不忘我 皇上敬一箴所謂存其心而不忽皆是
也自古千聖千賢皆在此處用功體認天理皆是這箇
大頭腦更無別箇頭腦人君以敬爲所不敢有懈惰荒
寧之心至於動靜食息起居語默無不在是如居所然

雖頃刻離之而不可得這便是君子所其無逸如是乃能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小人謂細民稼穡謂農畝之稼穡艱難者謂細民之稼穡艱難如一日于耜二之日舉趾沾體塗足手胼足胝終歲勤勤憫憫焉欲苗之長望時雨矣又憂他雨過而潦望時暘矣又憂他暘過而旱苗矣又憂他不秀秀矣又憂他不實其艱難萬狀難以名言依者是相並而生的意思天下固有兩物而相須以並生者如魚之於水木之於土人之於天地之氣皆是也魚有魚所受的元氣須得水纔養得他木有木所受的元氣須得土纔養得他人所

受的元氣須得天地之氣纔方養得這元氣五穀亦受
天地之氣以生而土得五行之中氣故比他物尤能養
人一日不穀食便死了這便是小民所依以生的人若
能從事於無逸之學則人心不斂天理常存學有緝熙
于光明故能知幾如神獨觀萬化之原洞察天下之民
隱先知衆人之所不能知而於小民農畝稼穡之事許
多艱難辛苦的情狀無不先知先覺而在己的勤敬之
心愈益篤切這勤敬之心日履安地便是至逸其不知
艱難而放逸者乃日履危地所謂安其危利其災實非
真逸也非謂先知勤勞而後卽可以安逸於位也故先

王有言堯舜只是兢兢業業過了此生豈有先勞後逸之理夫如此乃是能深知這稼穡是小民所依以生蓋無此則小民不生小民不生則大人無養上下無養則禮義廉耻亡滅而人道息矣其所繫豈是細故由是合而觀之欲知小人之依者必真知稼穡之艱難欲知稼穡之艱難者必實用力於無逸之學乃能真知而行之不息也故篇末又言殷三宗及文王茲四人迪哲非苟知之實允蹈之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故殷王中宗治民祇懼也必原於嚴恭寅畏以爲之本高宗之爰暨小人嘉靖殷邦也原於不敢荒寧之心以爲之本太

甲知小人之依而保惠之也必原於不敢侮鰥寡之心以爲之本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而懷保小民也必原於徽柔懿恭之德太王王季克自抑畏之心發之蓋所謂治民祗懼所謂嘉靖無怨所謂保惠皆知艱難知小人之依之類也所謂嚴恭寅畏所謂不敢荒寧所謂徽柔懿恭克自抑畏皆所其無逸之學也則夫帝王愛民之政必自修己之學始矣漢唐之君有初焚錦繡焚雉頭裘毀瓊宮瑤室亦豈不知勤儉艱難其後多有漸不克終而奢侈放逸過甚者此其故何邪以其無殷三宗周太王王季文王無逸之學以爲之本也仰惟 皇上

聖由天縱勤儉天成既汲汲於民事而於學問又拳拳焉近諭輔臣有曰這無逸殿之作雖以寓勸農之意而勤學亦在其中臣竊惟聖諭所謂勸農者卽先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聖諭所謂勤學者卽書言所其無逸之學也於勸農之事必務勤學以爲之本使德業日進而勤儉不忘深契無逸一書之大指而與殷三宗文王太王王季之心同一揆矣伏望 皇上於勤學之際必一以所其無逸之學自力終日乾乾而不息則天理日見動靜食息起居語默無不在是焉真可謂之所其無逸如此非但知小人之依而於其疇癢欣戚無不

相關如一人之身而兼所愛兼所養各得其所天下太和萬物咸若可比隆於三宗文王之治矣天下幸甚

九華山甘泉書院講章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這一章書是論語二十篇中聖人示人最痛切的說話君子大人之稱小人細民之稱儒者學士之稱此同一儒字卽分別君子小人之歸世間衣儒衣冠儒冠言儒言行儒行皆似是同一箇儒者豈知儒之中又大有君子小人之別嘗讀之至此不能不令人警惕蓋此立心之初便是生死路頭便是內外岐徑便是君子小人之